

苏轼(1037年—1101年),字子瞻,号东坡,北宋绍圣四年(1097年)四月被贬为琼州别驾、昌化军安置,谪居海南儋州三年,除教化百姓,著书立说,开启海南人文之盛外,还主张汉黎平等,爱黎、和黎、抚黎,与儋州黎民同乐,为宋代黎族记录了宝贵史料。

苏轼 居儋结「黎」缘

饮「东坡之寿」食「黎人之芹」

■ 乔红霞

史志琼崖



民国十年(1921年)金拱北临东坡居士像。浙江图书馆藏

东坡笔下的宋时儋州 民黎杂揉,屠沽纷然

60多岁的苏东坡贬谪儋州时,已经历过宦海沉浮,他在杭州、徐州、黄州、惠州等地的功业,他的学识和诗词书画,均已名扬天下。被放逐儋州后,生活更加孤寂,环境更加艰苦,食无肉,出无舆,居无屋,病无医,冬无炭,夏无泉。东坡致信友人,说“初至,僦官屋数椽,近复遭迫逐,不免买地结茅,仅免露处,而囊为一空”,苏辙也写道:“昌化非人所居,食饮不具,药石无有,初僦官屋以庇风雨,有司犹谓不可,则买地筑室,昌化士人畚土运甕以助之,为屋三间。”在儋州读书人的帮助下,东坡得以有避风避雨的桃榔庵。

东坡说海南风土极善,人情不恶。元符二年己卯(1099年),是东坡来海南的第三个年头,这里的人和东坡已经十分熟悉。上元夜,儋州几个老书生,到桃榔庵邀东坡夜游儋耳城,“良月嘉夜,先生能一出乎?”东坡欣然从之,“步西城,入僧舍,历小巷。民黎杂揉,屠沽纷然”,归来时夜已三更。小坡苏过已经打鼾熟睡。东坡放杖自笑,笑韩愈说的钓鱼无得,更欲远去,亦笑韩愈不知:走海者未必得大鱼。这则轶事见于东坡的《书上元夜游》(又名《儋耳夜书》),正月十五良宵佳节,东坡与海南数位书生兴致盎然,巡游儋州,步、入、历、(见)“民黎杂揉,屠沽纷然”,这道繁荣的市井风景,经过东坡以文字铺垫,仿佛穿越过小巷,见到了桃花源,豁然开朗,心情愉悦。近千年来《书上元夜游》描绘的儋州正月十五夜景,随着东坡文学词章的节拍,进入广大读者的心田。东坡谪居儋州时“民黎杂揉,屠沽纷然”的社会生态,也被黎族文化学者作为宋代海南州县府控制地区、以汉族为主要居民的地区,有部分熟黎居住的佐证史料。

东坡爱黎赞黎 首创「黎人之芹」一词

宋代海南黎族,分为熟黎和生黎,熟黎会黎语和汉语,与汉族人居住在一起;生黎居住在黎母山深处,不通汉语,基本不与汉人往来,他们没读过儒家经典、不关心外界的荣辱,却保持着人性的淳朴和善良。东坡《和陶(拟古)九首》第九首“黎山有幽子”写的是一位居住在深山的黎族青年,他背着木柴到儋州集市上售卖,遇到了落寞的苏东坡。“黎山幽子”外貌看起来枯槁但神气完好,他不曾读过诗书,也不知孔子 and 颜回,只是个卖柴的樵夫,东坡峨冠博带、饱读诗书、屡遇贬谪、心情低落,是位被朝廷打压的知名官员兼文学家。两人萍水相逢,语言不通,文化落差巨大,但两人心心相通,互相关爱,“黎山幽子”惊奇地欣赏东坡的儒家服饰,慷慨地送他黎人织造的吉贝布,叮嘱他“海风今岁寒”,要注意保暖。东坡先生感慨天色已晚,鸟兽已归,而“黎山幽子”的家,在高远的孤云深处,山高林密,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,直担心他路途上的安全。全诗描写的是东坡和“黎山幽子”在儋州集市相遇相惜,始于自然,源于本真,超越了文化和语言的心灵交流,体现了黎族青年和东坡共有的真诚、善良和智慧。

以“黎人之芹”媲“东坡之寿”,是东坡的发明。东坡笔下有黎母山的奇峰、飞泉、舞鹤,有黎族儿童、少女和青年……但是最令人感佩的是东坡创造的词汇“黎人之芹”。《沉香山子赋》里东坡对儋崖沉香推崇备至,称赞它“超然而不群”,如果把它置于几案之上,幽香满室,氤氲无穷。东坡在向苏辙推荐儋崖沉香时,还运用了通感修辞,以“盖非独以饮东坡之寿,亦所以食黎人之芹”为沉香山子增加文化创意。“黎人之芹”一词,首次把黎族人民的情智,友好且准确地表达,体现了东坡作为政治家兼文学家的伟大心胸,真正把黎族放在可敬可爱的文化高度,超越了历代封建文人的惘黎情结。

超前的民族平等意识 “华夷两樽合,醉笑一欢同”

东坡认为不论汉族还是黎族,都是平等的中华百姓。他撰写《和渊明<劝农>诗(有序)》曰:“咨尔汉黎,均是一民。鄙夷不训,夫岂其真。怨忿劫质,寻戈相因。欺漫莫诉,曲自我人。”劝导汉族百姓和黎族百姓,平等相处,辛勤劳作,不要游戏斗殴,耽误农时。如果真出现了矛盾,理亏的首先是汉族百姓。因为汉族接受过儒家教育,首先应该遵守礼法,不应贪图利益,惹起是非。否则就“投之生黎,俾勿冠履”,换位思考,就可以理解黎族的艰辛。

东坡和黎族亲如一家。黎子云是东坡在儋州请奇问俗的好朋友,东坡把他比作自己早年的恩师欧阳修。他初访黎子云,“野径行行遇小童,黎音突语说坡翁”;再访黎子云及其兄弟,“总角黎家三小童,口吹葱叶送迎翁”。昌化军使张中倡议建设一处交游之所,黎子云拿出自家的园池,东坡积极出资赞助并命名为“载酒堂”,也即苏过《论海南黎事书》所讲的分乡校。东坡诙谐地把传道授业比作钓鱼,东坡先生钓得“人鱼两忘返”。大家听东坡讲学,乐而忘归,东坡先生也愿学习腴舌的黎语,把自己变成黎母民。元符二年冬至日,东坡与诸生一起饮酒,在座的有符林老秀才,有远道而来的朋友吴远游,他和大家以诗、书、酒相娱,写下了“华夷两樽合,醉笑一欢同”的著名诗句。

东坡十分重视抚黎策略。在儋州,他写诗三首,送别昌化军军使张中,称赞他是“海国奇士”,“久安僊耳陋,日与雕题亲”。元符三年(1100年)东坡北归,至徐闻时,撰《伏波庙记》曰:“自北而南洗汝胸,抚循民夷必精通。自南而北端汝躬,屈伸穷达常正忠”。东坡抚循民夷的主要策略是顺应习俗,潜移默化。如海南的沉香,主要产自黎区,汉人要买沉香,只能用牛与黎人交换,然而黎人得到牛后,经常用以治病,治病方法是杀牛祭祀驱邪。东坡建议保护耕牛,就书写了柳宗元《牛赋》,赠琼州僧人道赞,让他帮助讲解。丹阳(今属江苏)的葛延之来儋州向东坡请教作文之法,东坡告诉他儋州有数百家住户,大家所需物品,都从市场得来。但是不能白拿,必须通过一件物品才可拿回自己用。这件物品,就是钱。作文也是这样。天下的事,散在经、子、史中,不可随意乱取,也必须通过一件物品来取,然后才能为己所用。这件物品,就是意。所以是“不得钱不可以取物,不得意不可以明事”,葛延之听后,认真地把这条东坡语录书写在衣服的佩带上,伴随他穿行于儋州街区。

东坡居儋期间,正是海南黎区道路阻隔时。在海南侍奉父亲的苏过,受东坡早年对少数民族“治之以不治”策略的影响,在充分了解黎族父老民言的基础上,分析了海南黎事,驳斥了以往不切实际的建议,提出对黎族实行自治的策略,对后世颇有启发。

东坡与黎族结下了深情厚谊,将到广州时,海南的蛮唱黎歌,仍然余音袅袅,回响在他耳边。“携儿过岭今七年,晚途更着黎衣冠。白头穿林要藤屐,赤脚踏水愁花缠。不愁故人惊绝倒,但使俚俗相恬安。”东坡北归不久,海南生黎争相归附宋王朝。

苏东坡以远见卓识解读黎族,以文学天才描绘黎族,他爱黎、和黎、抗黎的思想和实践,教化了黎族百姓,促进了民族团结。他笔下的黎族先民淳朴友善、智慧且有情趣,可解东坡危难,可与东坡对话。苏轼赠送海南沉香,给他亦师亦友的弟弟苏辙,贺六十岁生日,用食“黎人之芹”和饮“东坡之寿”并提,赋予深情。

(作者系海南省图书馆东坡文献研究与保护领导小组副组长、研究馆员)

清斋净漉桃榔面

■ 纪习尚

桃榔,是一种生长于岭南大地的高大乔木。桃榔面,是由桃榔木的髓心制成的淀粉类食品。现在,了解桃榔面的人已经不多,但在古代,它不仅是本草类专著、地方志书中的常客,也是众多文人墨客吟咏的对象。

要说桃榔面,不能不先说桃榔。宋代周去非的《岭外代答》称其“木似棕榈,有节如大竹,青绿耸直,高十余丈。有叶无枝,荫绿茂盛,佛庙神祠,亭亭列立如宝林然。结子叶间,数十穗下垂,长可丈余。翠绿点缀,有如纓络,极堪观玩”。按现代分类学,桃榔是棕榈科桃榔属常绿乔木,有山椰子、砂糖椰子、糖棕、姑榔木、面木等诸多名称。

桃榔分布在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海南等地,在古代诗人的眼中,它就是南国的标志。大中元年(847年),唐代政治家、文学家李德裕被贬谪潮州,很快又被贬为地处今海口的崖州司户。路途中,他时常见到一种高可达十丈、直径二三尺,树干顶端簇生着巨大羽状叶片的植物。对于生长在中原的李德裕来说,这种乔木给了他巨大的视觉冲击。颇有感触的李德裕将其写入《谪岭南道中作》:“岭水争分路转迷,桃榔椰叶暗蛮溪。愁冲毒雾逢蛇草,畏落沙虫避燕泥。”桃榔带给他的,是一种离乡越来越远的哀愁。

250年后的绍圣四年(1097年),苏轼也被贬谪到海南。他刚到儋州时,无屋可住,暂时借住在桃榔庵中。

桃榔庵的周围,长满了桃榔树。对于这种植物,苏轼并不陌生,几年前在惠州时,他就经常见到。苏轼曾经在上元之夜漫步桃榔树林中,满月照在他散落的发髻上:“散策桃榔林,林疏月翳翳。”他也曾倚靠在桃榔树旁,一个人想心事:“独倚桃榔树,闲挑草拔根。”一个有风的夜晚,他看到园中的橄榄果落下、桃榔叶婆娑,于是写下:“风前橄榄星宿落,月下桃榔羽扇开。”

在儋州桃榔庵,苏轼曾经摘取

宽大的桃榔叶片,以叶代纸,书写《桃榔庵铭(并叙)》:“九山一区,帝为方輿。神尻以游,孰非吾居。”何处不是故乡?对于豁达淡泊的苏轼来说,桃榔带给他的不是离乡的忧伤,而是融入异乡的平静。

桃榔除了有挺拔俊朗的外表,用途也很广。唐代刘恂的《岭表录异》记载:桃榔叶鞘的黑色粗长纤维,既强韧,又耐湿耐腐,可制成绳缆;叶下的细须,形状如粗马尾,是天然的纺线;木质部分可以制作各种用品。可见在唐代,人们已能对桃榔进行综合利用。

桃榔还是食品原料。花穗榨取汁液,可以熬煮制糖,还可以用来酿酒;茎尖嫩时,是美味的蔬菜;它还是一种粮食,制成的桃榔面,味道独特、营养丰富,稻米歉收的年份,还可以救急。

桃榔面粉是怎么制得的?唐代诗人皮日休写给琼州杨舍人的一首诗,或许能给我们一丝提示:“清斋净漉桃榔面,远信闲封豆蔻花。”漉,有浸泡、搅拌之意。取桃榔木肉质的茎髓心,切碎或者捣碎,然后加水研磨成浆,装入布袋中滤去木渣,得到桃榔粉水浆。之后,将水浆静置,等待淀粉沉淀结块,取出晒干就得到了洁白可食的桃榔粉。

古人制作、食用桃榔面的历史非常悠久。《后汉书》载:“句町县有桃榔木,可以为面,百姓资之。”桃榔木即桃榔木;西晋文学家左思(约250年—约305年)在《蜀都赋》中写道:“布有檀华,面有桃榔。”这说明距今近两千年前,我国南方居民,已经懂得制作桃榔面粉。

唐代人已经使用桃榔粉做饼食用,如《岭表录异》记载了“皮中有屑如面,可为饼食之”。元代的黄玠在诗中也提到这种桃榔饼:“桃榔大树粉作饵,椰子酒熟甘而醇。”

桃榔面粉的营养价值比较全面,据现代检测,原粉中,淀粉、蛋白质和膳食纤维,分别占62.3%、4.7%和5.4%;富含人体所需的矿物元素,不仅含有钙、镁,而且含有锌、铁、硒等微量元素。

对于吃惯了小麦面粉的北方人来说,桃榔面有一股独特的“苦”味。他们对桃榔面的态度也不同。

一是视为艰苦的象征。唐代诗人在送别朋友到岭南大地时,往往都会提到桃榔面的这个特点。白居易的《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》:“面苦桃榔裹,浆酸橄榄新。”元稹的《送岭南崔侍御》:“桃榔面惨槟榔涩,海气常昏海日微。”一个说桃榔面苦,一个说桃榔面惨牙。

二是视为美食欣然接受。唐末五代诗人韦庄就是如此,他在《和郑拾遗秋日感事一百韵》中说:“米粳无意以,面喜有桃榔。”南宋的项安世也认为桃榔面不输雪白的麦面:“桃榔之粉白于面,椰子之泉甘胜蜜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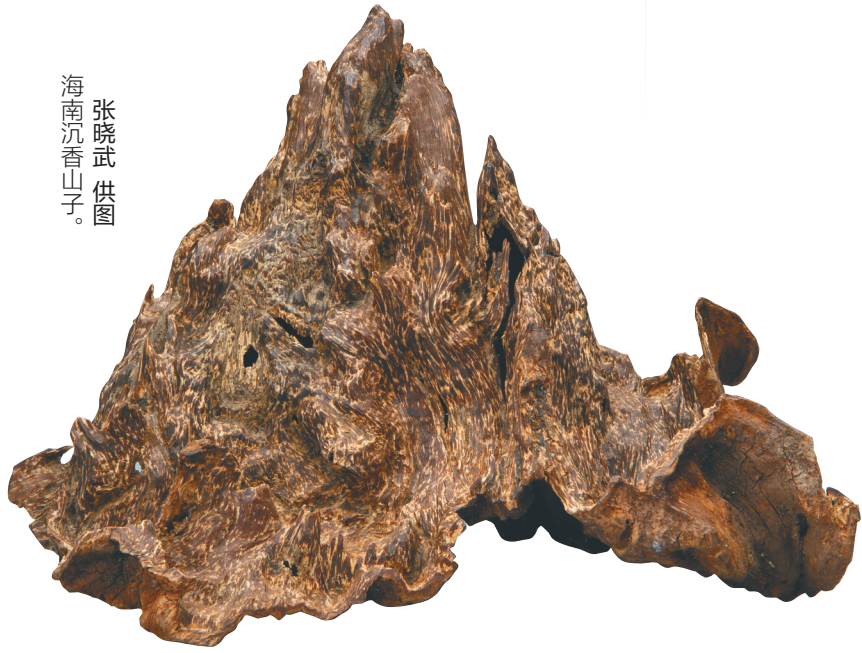
桃榔面对于南方人来说,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食物。海南人有“槟榔为酒,桃榔为饭”之语:“毋言天涯,可以为家。食有须木,饮有酒花。”这里的须木,指的就是桃榔树。明代初年的来复,写诗送别即将到文昌任职的朋友,其中提到“邠炊每食桃榔面”,也证明桃榔面是海南的常见食品。

遇到饥荒年份,这种生命力强、无需人类过多照顾的树木总能挺身而出,解急救困。譬如,清代屈大均的《广东新语》记载:“万州岁凶,则以薯蕷、桃榔面、南椰粉、鸭脚、狗尾等粟充饥。”万州,在今万宁一带,大自然慷慨地将桃榔面等食物赐予人类,帮助人们渡过难关。

史籍典录



《桃榔庵图》。刘运良 作



张晓武 供图
海南沉香山子。



清代康熙三十八年(1699年)《施注苏诗》里的《东坡先生笠展图》。国家图书馆藏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